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九十一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

贊之胥鼓南眘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

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

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

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

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名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賈誼新書傅職篇曰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嫺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

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怯授於踈逺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聽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

也古者燕名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嫺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餞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

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户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皿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毁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太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

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況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名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名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棐匪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為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

乎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絶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説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冲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

庸釋于文王受命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複之意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不可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言為正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名公之疑而

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傅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甸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號令之事

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為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上而商家内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效命於下惟兹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公曰君奭于四方若龜著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正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感通之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下降滅亡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勉名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或作周申勸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虢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於東虢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

上帝曷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葢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廸導其徳見冐於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巳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四臣者尚在禄位後曁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徳以冐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徳是則武王之興亦頼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太公歴相文王武王世徳之臣莫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葢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録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葢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朂不及耇造徳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

責於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歛不為之意耇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葢鳴鳳在郊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冲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游大川予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指上文所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乃謀為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

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準故當時凡言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偶配也乘載也周名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舉武王之言以勉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為大臣以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憂昔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辭其責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允信也保名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克敬與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我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若此費辭說也允不允

對言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蓋人臣㧾政以盈滿為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舉賢俊以擬其後它日推遜後人于丕大之時可也今日則未可遜其責也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我與君奭當共承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

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可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為憂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依耳此聖賢真切之語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民德猶言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為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祗若茲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名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名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名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名公乃說○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

以敢居外者恃名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履祥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巳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為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為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傅說而此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召之比故言不及於傅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

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注乃謂乃後之歲也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名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臣瓚曰汲郡古文曰畢西於豊三十里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

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未當作勿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履祥按始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至是王冠且長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而留周公卒相成王三叔遂為流言凡史遷所記恐未盡當時先後之實

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土者謂城邑場圃牧地萊地之類田者諸侯一同之田孟子所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也山川附庸與凡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禮記所謂魯境七百里者是也○春秋公羊氏傳曰封魯公以

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之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

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禄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金滕後叙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

有之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為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之謀爾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辟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辵从井皆避之義○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四海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

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朱子曰弗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按朱子集有金縢説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為朱子定論

履祥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二年周公居東

金縢後敘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愚按此當接上文為一章○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章須以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

胡氏家録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茍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柯斧柄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曰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踐行列之貌舊説謂諷成王當使人迎周公之意亦通○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几几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公周公也碩

膚大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公孫碩膚言周公避位而出也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人情遭變則進退不能惟周公處之不失其從容雅重之度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德音令聞也瑕疵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巳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

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毁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

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禄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禄父及三監叛矣○朱子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説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

凡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以至如此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則此詩作於二年之後也

金縢後叙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集傳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巢也周公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閔今爾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集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集傳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蓄積租聚瘏病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至於勞苦而病者以巢之未成以比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未集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集傳曰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

履祥按七月之詩豳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諵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䏏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於此俱可見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則鴟鴞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盖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揺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鄭蜀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王言之為鳥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揺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

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内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盖其奸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惑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旣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它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金縢後敘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啓之將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瞭然户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啓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

變不必更卜葢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逆今本誤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即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葢使人以衮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壝次舍及民居之類○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匱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絕書稱周公廵邊一年葢書兼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絕以朞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九罭之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集傳曰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五繪於衣四繡於裳衣上有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衣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我覯之子則見衮衣繡裳之服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集傳曰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集傳曰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

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集傳曰承上二章而言又願其且留於此

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集傳曰東山所征之地慆慆言久也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蠋桑蟲似蠶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

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集傳曰果蠃栝樓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町畽舍旁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集傳曰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

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灑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集傳曰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縭婦人之褘母施衿結帨是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陳賈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

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作大誥東征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説道

也弗弔舊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為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敷廣賁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理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句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

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閉有所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舉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避而不為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即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為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為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敢經紀殷之衰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啓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為予助以敉寧大難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為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

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

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盖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挺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沖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為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棐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予所為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沖之人不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毖為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叙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為責勉邦君羣臣之語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吉是天命默啟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

王旣惟卜是用今日天意其相民况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蔡氏謂即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閟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

大化誥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於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昔者朕即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堂基況能造成其室

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室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厮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厮養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盖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天大艱人誕鄰胥伐

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肆哉作其氣也奐開明也

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盖其時亂臣十人能真知天命於難諶之中盖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况今天之降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玆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為終

於卜用而不汝從盖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為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盖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並興起也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甲胄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外藩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安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叙皆不可紊自敹甲胄

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馬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所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戎備既脩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脩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

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牛馬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顧籍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

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吕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竝興今所征獨徐戎葢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芻粮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竝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

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雖版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宫而豢於膏梁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遂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

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葢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蹶稱武王之跡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跡則誠跡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跡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

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瞯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

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説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説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

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盖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傳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蔡之誅是成王之意使管蔡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

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爲殷後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脩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爲客是也凡此蓋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敘微子恪謹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拔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言表東夏謂宋於商畿為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

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盖禮守先代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

將不利而羼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譔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竝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洶矣周公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兹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

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余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慙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氏曰致辟者誅戮之也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逸周書曰王子禄父北

奔管叔霍叔謚乃囚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云霍叔謚必傳聞之誤康叔宇于殷蓋以殷都益封康叔而徙居之也○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之世故漢書言康叔後抒禄父之難又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伐管蔡以其民益封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康誥之上爾

履祥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緃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謚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謚而致戮之蓋書其

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四年周公作立政大紀係四年今從之

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也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休兹猶虞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鮮以重人君之聽而勉戒之也俊即三俊可為三宅者廸知躬蹈而真知之也九德本臯陶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為取人法也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面圖謀親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强盛者盖能籲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籲俊必有大臣真知夫信行九德之賢而後敢薦於后而此時之為后者又圖謀面察之真為大順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兹乃三

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惡德弗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亡無後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越粤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儲三宅之用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粤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嚴惟

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恊而四方雖逺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嗚呼歎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暋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諸醜行者也言紂之於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牧宅準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於内故以同政言其親踈之意如此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革夏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開廐之官小尹内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内司服之類庶府若内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内都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為在内百司此表臣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大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長非人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凡此衆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御之命於天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

者夷微盧烝此四裔之國烝衆也此王官之監於四裔者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阪險也古者刑險之地不以封王官守之三亳商之舊都其地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之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三宅之事於上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為之而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四裔之國與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

預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彖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内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文王而言之蓋恐成王聞其目而不知其綱聞其效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宅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任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

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衆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預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慎文王則罔敢預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原與得人之多皆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並而受此丕丕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上章庶言也末終也盡也言孺子已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必於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德如何丕乃使之為治左右我所受之民均調我庶獄庶慎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於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尊之以乂我受民言知之明任之專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前所言夏商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於人者已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為今日守文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慎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己兼知之事煩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

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為國罔有於立政而乃用憸利小人者盖憸利之人沾沾便捷以才陵惡則國家政事日入於鑿卒以昏斁繼自今成王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

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兼有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謂微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猶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為一章告孺子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

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憸人如盛夏驟凉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辦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為司獄者之法蘇國名公名忿生為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脉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

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馬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內外異宜各

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九州之地棄之外蕃者中外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國家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為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疆守之患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守故周公告召公謀之○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蔡氏曰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

遂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五月丁亥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即謂之宗周爾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周公東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爾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

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蓋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然不知覬覦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絶之禍此言所以殺武庚之故一說謂是諭武庚故臣為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

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誕大迪蹈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為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憤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為肆逸且不肯加憂慼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為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為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妹喜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衆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憤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為斯民之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

故言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為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如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于百爾所為亦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為爾多方所簡

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以勸勉其民葢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明德則民化於善慎罰則民不為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愍赦當其眚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葢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

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為淫泆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為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得以間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縱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

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為一或前此欲伐商而又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為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子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為不善天終絕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饑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承上章言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

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為神天之祭主故天啓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大意是責其與於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之士衆不戮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於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以享爾之天命乎世

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昌不順我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以為正也凡爾所為既不自愛又唱為予復之説是又欲詿誤乇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謂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遷之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

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即所謂比事臣我宗多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奔走臣我監五祀者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伯小大多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黨正縣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所置教之之官也此即名誥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為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丘甸之類皆殷士為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詹即碁字為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三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粤置胥伯小大多正

以掌教治爾當以為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是為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為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簡閲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畀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啓拔於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自此章以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簡而子王子斷自此章以下皆為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説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黜殷之後再為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洛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方字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盖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既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為縱逸為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譬戒以終之謂今日為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為乖亂則我將別有誅

戮乃爾自取無所歸怨也子王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此當共為多士篇之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

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

之也皆棄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豗而易揺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恭横草竊姦宄逋逃匿隠未嘗伏辠不習勤勞不樂安静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頼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

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叙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内也流言之變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

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誥多方於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

蒐于岐陽

左氏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外傳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

罝茆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大傳曰六年制禮作樂

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篇當在多方之後

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岐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為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

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為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勑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大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

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特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逮及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自此以下頒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極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燮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經邦

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論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此公孤之分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

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内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例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故曰地官治衆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凡夫家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之之謂也宗伯不言司盖所掌者禮禮莫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於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莫急於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

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即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事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為惡也從木從示謂書刑於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為惡也至於刑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禄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興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

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為要服聖人詳內畧外杜其釁端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焉王者安全人民不務遠畧於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恊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

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章雖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此節以學問爲重葢古人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决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

而立必無所見而舉措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産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盖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此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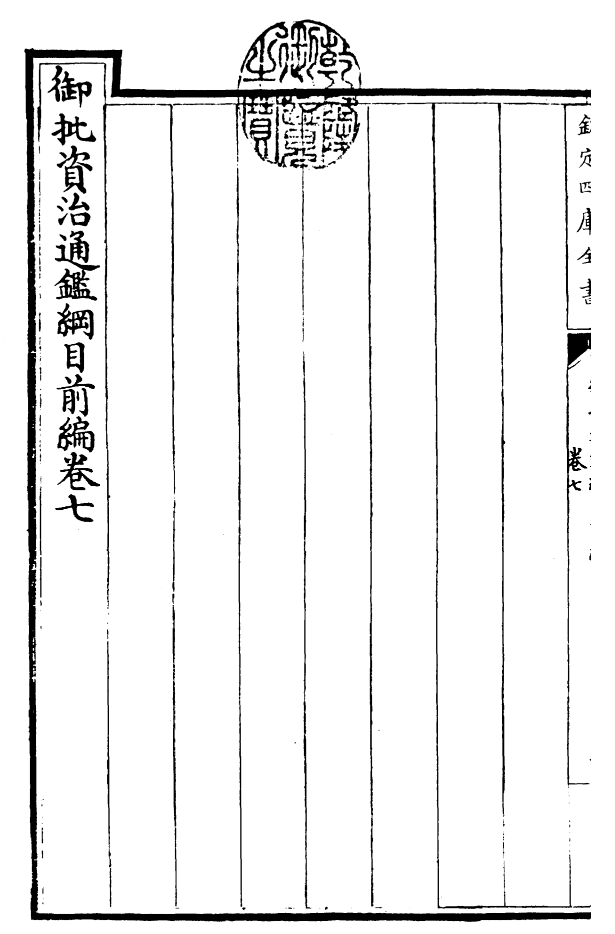
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為驕禄以養廉非期其為侈故貴於恭儉以為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實得於中而毋行其偽也偽而為之無不敗者盖作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强矯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匿覆護欲盖彌彰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爾居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反入於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至真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治非可以一人為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於推賢舉能焉推賢遜能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於一舉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於己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重不待戒勑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勑然王者立法非為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